

鑑賞
文庫
捌

海濱故人

盧隱作品

潭水桃花，故人千里，

離歧默默情深懸，

兩地思量共此心！

何時重與聯襟

願化春波送君來去，

天涯海角相尋。

文鑑
庫賞

捌

海濱故人

盧隱作品

九儀出版社出版發行

九儀出版社

鑑賞文庫⑧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海濱故人 (盧隱作品)

作 者：盧 隱

發 行 人：朱素美

指導顧問：秦慧珠

主 編：許雪梅

出 版 者：九儀出版社

編 輯 室：北市信義路 6 段 76 巷 6 弄 1 號

電 話：(02)27272033

傳 真：(02)27594726

郵撥帳號：17225981 號

登 記 證：局版台業字第 3475 號

印 刷 廠：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發 行 部：北市信義路 6 段 76 巷 6 弄 1 號

電 話：(02)27272033

傳 真：(02)27594726

初版日期：1998 年 9 月

定 價：150 元

◎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I S B N : 957 - 8265 - 07 - 7

【目 錄】

海濱故人 1

曼麗 86

父親 102

何處是歸程 147

玫瑰的刺 158

東京小品 217

海濱故人

一

呵！多美麗的圖畫！斜陽紅得像血般，照在碧綠的海波上，露出紫薔薇般的顏色來，那白楊和蒼松的蔭影之下，她們的旅行隊正停在那裡，五個年輕的女郎，要算是此地的熟客了，她們住在靠海的村子裡，只要早晨披白綃的安琪兒，在天空微笑時，她們便各拿著書跳舞般跑了來。黃昏紅裳的哥兒回去時，她們也必定要到。她們倒是什麼來歷呢，有一個名字叫露沙，她在她們五人裡，是最活潑的一

個。她總喜歡穿白紗的裙子，用雲母石作枕頭，仰面睡在草地上默默凝思。她在城裡唸書，現在正是暑假期間，約了她的好朋友——玲玉、蓮裳、雲青、宗瑩住在海邊避暑，每天兩次來欣賞海景。她們五個人的相貌和脾氣都有極顯著的區別，露沙有個很清瘦的面龐和體格，但卻十分剛強，她們給她的讚語是「短小精悍」，她的脾氣很爽快，但心思極深，對於世界的謎彷彿已經識破，與人們交往，總是該諧的。玲玉是富於情感，而體格極瘦弱，她常常喜歡人們的讚美和溫存。她認定世界的偉大和神秘，只是愛的作用，她喜歡笑，更喜歡哭，她和雲青最要好。雲青是個理智比感情更強的人；有時她不耐煩了，不能十分溫慰玲玉，玲玉一定要背人偷拭淚；有時竟至放聲痛哭了。蓮裳爲人最周到，無論和什麼人都交際得來，而且到處都被人歡迎。她和雲青很好。宗瑩在她們裡頭，是最嬌豔的一面，她極喜歡豔妝，也喜歡向人誇耀她的美和她的學識，她常常說過分的話。露沙和她很好，但露沙也極反對她思想的近俗，不過覺得她人很溫和，待人很好，時時的犧牲了自己的偏見，來附和她，她們是樣樣都不同的朋友，而能比一切同學親熱，就在她們都是很

有抱負的人，和那醉生夢死的不同。所以她們就在一切同學的中間，築起高壘來隔絕了。

有一天朝霞罩在白雲上的時候，她們五個人又來了。露沙睡在海崖上，宗瑩蹲在她的身旁。蓮裳、玲玉、雲青站在海邊聽怒濤狂歌，看碧波閃映，宗瑩和露沙低低地談笑，遠遠忽見一縷白煙，從海裡騰起。玲玉說：「船來了！」大家因此都站起來觀看，漸漸看見煙囪了，看見船身了，不到五分鐘整個的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，船上許多水手都對她們望著，直到走到極遠才止。她們因此又團團坐下，說著海上的故事。

開始露沙敘述她幼年時，隨她的父母到外省作官去，也是坐的這樣的海船，有一天因為心裡煩悶極了，不住聲的啼哭，哥哥拿許多糖果哄她，也止不住哭聲，媽媽用責罰來禁止她的哭聲，也是無效。這時她父親正在寫公文，被她攪得急起來，因此把她抱起來要往海裡拋。她這時懼怕那油碧碧的海心，才止住哭。

宗瑩插言道：「露沙小時的歷史多著呢，我都知道。因媽媽和她家認識，露沙

生的那天，我媽媽也在那裡。」玲玉說：「你既知道，講給我們聽聽好不好？」宗瑩看著露沙微笑，意思是探她許可與否，露沙說：「小時的事情我一概不記得，你說說也好，叫我也知道知道。」

於是宗瑩開始說了：「露沙出世的時候，親友們都慶賀她的命運，因為露沙的母親已經生過四個哥兒了。當孕著露沙的時候，只盼望是個女兒。這時露沙正好出世。她母親對這幼嫩的花蕊，十分愛護，但同時意外的事情發生了，不免妨礙露沙的幸運，就是生露沙的那一天，她的外祖母死去。並且曾經派人來接她的母親，爲了露沙的出世，終沒去成，事後每每思量。當露沙閉目恬適睡在她臂膀上時，她便想到母親的死，晶瑩的淚點往往滴在露沙的臉頰上。後來她忽然感到露沙的出世有些不祥，把思量母親的熱情，變成憎厭露沙的心了！」

還有不幸的，是她母親因悲抑的結果，使露沙沒有乳汁吸，稚嫩的哀哭聲，便從此不斷了。有一天夜裡，露沙哭得最兇，連她的小哥哥都吵醒了。她母親又急又痛，止不住倚著床沿垂淚，她父親也嘆息道：「這孩子真討厭！明天僱個奶媽，把

她打發遠點，免得你這麼受罪！」她母親點點頭，但沒說什麼。

過了幾天，露沙已不在她母親懷抱裡了，那個新奶媽，是鄉下來的，她梳著奇異像蟬翼般的頭，兩道細縫的小眼，上唇噉起來，露著牙齦。露沙初次見她，似乎很驚怕，只躲在娘懷裡不肯仰起頭來，後來那奶媽拿了許多糖果和玩物，才勉強把她哄去。但到了夜裡，她依舊要找娘去，奶媽只把她摟在懷裡，輕輕拍著，唱催眠歌兒。才把她哄睡了。

露沙因為小時吃了母親憂抑的乳汁，身體十分孱弱，況且那奶媽又非常的粗心，她有時哭了，奶媽竟不理她，這時她的小靈魂，感到世界的孤寂和冷苛了。她身體健康更一天不如一天。到三歲了她還不能走路和說話，並且頭上還生了許多瘡疥。這可憐的小生命，更沒有人注意她了。

在那一年的春天，鳥兒全都輕唱著，花兒全都含笑著，露沙的小哥哥都在綠草地上玩耍，那時露沙得極重的熱病，關閉在一間廂房裡。當她病勢沉重的時候，她母親絕望了，又恐怕傳染，她走到露沙的小床前，看著她瘦弱的面龐說：「唉！怎

變成這樣了！……奶媽！我這裡孩子多，不如把她抱到你家裡去治吧！能好再抱回來，不好就算了！」奶媽也正想回去看看她的小黑，當時就收拾起來，而第二天早晨，奶媽抱著露沙走了。她母親不免傷心流淚。露沙搬到奶媽家裡的第二天，她母親又生了個小妹妹，從此露沙不但在母親的懷裡，並且也不在她母親的心裡了。

奶媽的家，離城有二十里路，是個環山繞水的村落，她的屋子，是用茅草和黃泥築成的，一共四間，屋子前面有一座竹籬笆，籬笆外有一道小溪，溪的隔岸，是一片田地，碧綠的麥秀，被風吹著如波紋般湧漾，奶媽的丈夫是個農夫，天天都在田地裡做工，家裡有一個紡車，奶媽的大女兒銀姊，天天用它紡線，奶媽的小女兒小黑和露沙同歲，露沙到了奶媽家裡，病漸漸減輕，不到半個月已經完全好了，便是頭上的瘡也結了痂，從前那黃瘦的面孔，現在變成紅黑了。

露沙住在奶媽家裡，整整過了八年，她忘了她的父母，以為奶媽便是她的親娘，銀姊和小黑是她的親姊妹。朝霞幻成的畫景，成了她靈魂的安慰者，斜陽影裡唱歌的牧童，是她的良友，她這時精神身體都十分煥發。

露沙回家的時候，已經四歲了。到六歲的時候，就隨著她的父母作官去，以後的事情我就知道了。」

宗瑩說到這裡止住了。露沙只是怔怔地回想，雲青忽喊道：「你看那海水都放金光了，太陽已經到了正午，我們回去吃飯吧！」她們隨著松蔭走了一程已經到家了。

在這一個暑假裡，寂寞的松林，和無言的海流，被這五個女孩子點染得十分熱鬧，她們對著白浪低吟，對著激潮高歌，對著朝霞微笑，有時竟對著海月垂淚。不久暑假將盡了，那天夜裡正是月望的時候，她們黃昏時拿著簫笛來了。露沙說：「明天我們就要進城去，這海上的風景，只有這一次的賞受了。今晚我們一定要看日落和月出……這海邊上雖有幾戶人家，但和我們也混熟了，縱然晚點回去也不要緊，今天總要盡興才是。」大家都極同意。

西方紅灼灼的光閃爍著，海水染成紫色，太陽足有一個臉盆大，起初蓋著黃紅色的雲，有時露出兩道紅線來，彷彿火神怒睜兩眼，向人間狠視般，但沒有幾分鐘

那兩道紅線化成一道，那彩霞和彗星般散在西北角上，那火盆般的太陽已到了水平線上，一霎眼那太陽已如獅子滾繡球般，打個轉身沉向海底去了。天上立刻露出淡灰色來，只在西方還有些五彩餘輝閃爍著。

海風吹拂在宗瑩的散髮上，如柳絲輕舞，她倚著松柯低聲唱道：

「我欲登芙蓉之高峰兮，

白雲阻其去路。

我欲攀綠蘿之俊藤兮；

懼顏巖而跼蹐。

傷煙波之蕩蕩兮；

伊人何處？

叩海神久不應兮；

唯漫歌以代哭！」

接著歌聲，又是一陣簫韻，其聲嚶嚶，似蜂鳴群芳叢裡，其韻溶溶，似落花輕逐流水，漸提漸高激起有如孤鴻哀唳碧空，但一折之後又漸轉和緩恰似水滲灘底嗚咽不絕，最後音響漸杳，歌聲又起道：

「臨碧海對寒素兮。

何煩紆之縈心！

浪滔滔波蕩蕩兮，

傷孤舟之無依！

傷孤舟之無依兮，

愁綿綿而永繫！」

大家都受了歌聲的催眠，沉思無言，便是那作歌的宗瑩，也只有微嘆的餘音，

還在空中蕩漾罷了。

二

她們搬進學校了。暑假裡浪漫的生活，只能在夢裡夢見，在回想中想見。這幾天她們都是無精打采的。露沙每天只在圖書館，一張長方桌前坐著，拿著一枝筆，癡癡地出神，看見同學走過來時，她便將人家慢慢分析起來，同學中有一個叫松文的從她面前走過，手裡正拿著信，含笑看著，露沙等她走後，便把她從印象中提出，層層地分析，過了半點鐘，便抽去筆套，在一冊小本子上寫道：——

「一個很體面的女郎，她時時向人微笑，多美麗呵！只有含露的茶蘼能比擬她。但是最真誠和甜美的笑容，必定當她讀到情人來信時才可以看見！這時不只像含露的茶蘼了。並且像斜陽薰醉的玫瑰，又柔媚又豔麗呢！」她寫到這裡，又有一個同學從她面前走過。她放下她的小本子，換了宗瑩，不寫那美麗含笑的松文了！

她將那個後來的同學照樣分析起來。這個同學姓鄺，在她那一級中年紀最大。——大約將近四十歲了——她拿著一堆書，皺著眉走過去。露沙望著她的背影出神。不禁長嘆一聲，又拿起筆來寫道：——「她是四十歲的母親了，——她的兒子已經十歲——當她拿著先生發的講義——二百餘頁的講義，細細的理解時，她不由得想起她的兒子來了。她那皺緊眉頭，合上兩眼，任那眼淚把講義溼透，也仍不能止住她的傷心。

先生們常說：「她是最可佩的學生。」我也只得這麼想，不然她那緊皺的眉峰，便不時惹起我的悲哀，我必定要想到：「人多麼傻呵！因為不相干的什麼知識——甚至於一張破紙文憑，把精神的快活完全犧牲了……」噹噹一陣吃飯鐘響，她才放下筆，從圖書館出來，她一天的生活大約如是，同學們都說她有神經病，有幾個刻薄的同學給她起個綽號，叫「著作家」，她每逢聽見人們嘲笑她的時候，只是微笑說：「算了吧！著作家談何容易？」說完這話，便頭也不回的跑到圖書館去了。

宗瑩最喜歡和同學談「情」。她每天除上課之外，便坐在講堂裡，和同學們說：「人生的樂趣，就是情。」她們同級裡有兩個人，一個叫作蘭馨，一個叫作孤雲，她們兩人最要好。然而也最愛打架。她們好的時候，手挽著手。頭偎著頭，低低地談笑。或商量兩個人作一樣的衣服，用什麼樣花邊，或者作一樣的鞋，打一樣的別針，讓無論什麼人一見她們，就知道她們是頂要好的朋友，有時計算星期六回家，誰到誰家去，她們說到快意的時候，竟手舞足蹈，合唱起來。這時宗瑩必定要拉著玲玉說：「你看她們多快樂呵！真是人若沒有感情，就不能生活了。情是滋潤草木的甘露，要想開美麗的花，必定要用情汁來灌溉。」玲玉也悄悄地談論著。我們級裡誰最有情，誰有真情，宗瑩笑著答她道：「我看你最多情，——最沒情就是露沙了。她永遠不相信人，我們對她說情，她便要笑我們。其實她的見地實在不對。」玲玉便懷疑著笑說道：「真的嗎？我不相信露沙無情，你看她多喜歡笑，多喜歡哭呀。沒情的人，感情就不應當這麼易動。」宗瑩聽了這話，沉思一回，又道：「露沙這人真奇怪呀！……有時候她鬧起來，比誰都活潑，及至靜起來，便誰

也不理的躲起來了。」

她們一天到晚，只要有閑的時候，便如此的談論，同學們給她們起了綽號，叫「情迷」，她們也笑納不拒。

雲青整天寫講義，記日記。雲青的姊妹最多。她們家庭裡因而組織了一個娛樂會，雲青全部的精神都集中在這裡。下課的怕，除寫講義，抄筆錄，日記記外，就是作簡章和寫信。她性情極圓和，無論對於什麼事，都不肯吃虧，而且是出名的拘謹。同級裡每回開級友會，或是愛國運動，她雖熱心幫忙，但叫她拋頭露面，她一定不答應。她唯一的推辭只說：「家裡不肯。」同學們能原諒她的，就說她家庭太頑固，她太可憐，不能原諒她，就冷笑著說：「真正是個薛寶釵。」她有時聽見這種的嘲笑，便呆呆坐在那裡。露沙若問她出什麼神？她便悲抑著說：「我只想求人了解，真不容易呀！」露沙早聽慣看慣她這種語調和態度，也只冷冷地答道：「何必求人了解！老實說，便是自己有時也不了解自己呢！」雲青聽了露沙的話，就立刻安適了，仍舊埋頭作她的工作。